

## 第二章

一六四九年五月十九日，星期三 天氣晴朗，吹西南風。有三艘戎克船從中國沿海抵達，共搭乘一五〇人，載有：磁器一五一〇件、茶八五〇包、鹽二〇五擔、紙一八〇捆、鐵鍋四〇〇個、煙草四〇八包、酒三〇罈。另有兩艘戎克船離港前往中國沿海，搭乘六十五人，載有：鹿肉六〇擔、鹿皮一八〇張、糖五〇〇包、胡椒七〇擔。——《熱蘭遮城日誌》（作者摹擬）



Johannes Vingboons 繪台灣及澎湖地圖，約 1640 年，荷蘭海牙國家檔案館藏。維基百科提供。圖前為澎湖列島。當時荷蘭人活動範圍以現今台南一帶為主。

萬大明單人退敵，又帶回絲綢和瓷器的價款，船老大要分一半銀幣給他。萬大明堅持不收，船老大拗不過他，只好說：

「總得讓我謝謝你啊！」

「只要不把今天的事說出去，就算是謝我吧。」

沒待船老大答腔，萬大明又一個人走到船頭觀賞海景。船老大搖搖頭，益發覺得這個年輕人不可思議。自己宛如從鬼門關繞了一圈，這年輕人卻像沒發生過任何事似的。他到底是什麼人？是傳說中的劍俠？還是……？他知道，謎底不是他所能揭得開的，他唯一能做的，大概就是遵照對方的囑咐，不把今天的事說出去了。

那些莊稼漢子對萬大明更加佩服。他空手奪刀，一出手就把洋兵制住的一幕，讓他們一輩子都忘不了。他躍上洋船做了什麼事？大家議論紛紛。當全船上的都望著他、談論他時，他卻背對著大家，站在船頭遙望著天際。

□ □

雙桅帆船繼續向西南行駛，不知不覺間，天色漸漸晚了，甲板上已有涼意，船家引導大家到船艙過夜。艙內沒有窗戶，只能從前後兩處艙口透點光線。這時夕陽已經西下，艙裡黑漆漆的，船家手提的一盞「氣死風」燈籠，使大家勉強不致摸黑。

艙裡沒有床舖，只在一些壓艙石間鋪著稻草，或許很久沒有換過，瀰漫著霉味。甲板上掛著一些鹹魚，更散發出陣陣腥味。艙底和甲板之間距離有限，個子高的根本就直不起腰來。那些莊稼漢子出身窮苦，他們家鄉的居處並不比這船艙好多少，也就安然地睡下了。

萬大明最後一個進入船艙，他個子高，只能佝僂著身子，在靠近艙口處和身臥倒。江湖人出門在外，習慣脫下鞋子當枕頭，萬大明的鞋子是臨行前四嫂為他做的，枕在頭下有種說不出的親切感。記得臨行前一天，四哥帶他回家，四嫂準備了豐盛的酒菜，一直吃喝到半夜，話題主要圍繞在投效國姓爺的事。四嫂出身繩妓，為人豪爽，幾杯下肚，就開始咒罵起施琅：

「這姓施的真夭壽！投降兩年多，不知殺死多少自己人，又倒轉來（閩南語）講什麼反清復明！您大哥不知打算什麼，怎會相信這款人（閩南語）？以後咱大家沒好日子過啊！」四哥生性豁達，天塌下來都不會放在心上，但四嫂咒罵施琅時，他什麼也沒說，只是一味喝著悶酒。

萬大明正思想著出航前一晚的情景，船家已提著「氣死風」登上艙口的梯子，艙裡恢復漆黑。鄉下人思慮簡單，大多倒頭就睡，少數人小聲閒聊，躺在萬大明旁邊的一個漢子輕聲說：「漳州大仔，看你這身打扮，不像窮苦人，幹麼要去台灣？我們是不得已才去的啊！」

萬大明只回答：「去看看。」就什麼都不說了。從上了這艘船，他就沒說過幾句話。

「漳州大仔，」另一人說：「你這身工夫是哪兒學的？」

「少林寺。」

這些莊稼漢子雖然見識不多，但秋收後常有說書先生到村裡說書，一聽說「少林寺」，一些從說書先生處聽來的掌故就躍出腦海。

「大仔！」另一人說：「聽說到少林寺學藝，先要挑三年水，每天挑兩趟，每趟五里路，水桶是尖底的，無法擱下來休息，是真的嗎？」

原先發話的那人又開口了：「我聽說先要在廚房燒火，火鏟有八十斤重，要使得像根稻草那麼輕，才開始練武。大仔，是不是這樣？」

萬大明還是沒有回答，大家不便再問，船艙越來越靜，後來只剩下一片鼾聲。

第二天（四月初九，陽曆五月十九日）一早，熹微的天光從艙口透進來，艙內不再伸手不見五指，這時甲板上傳來急促的腳步聲，船老大出現在艙口的梯子上，對大家說：「我們就要經過黑水溝了，現在就抓住頭頂上的鐵環，如果船偏向一邊，你們千萬不能跟著摔過去！」這時有人已經睡醒，有人還在夢鄉，船老大把大家叫醒，又吩咐一遍，才匆忙地到甲板上去了。

甲板底下果然釘著一些鐵環，大家抓穩不久，船就顛簸起來，有時猛然偏向一邊，接著又猛然回正，一些暈船的人開始嘔吐。這些莊稼漢雖然初次出海，但早已聽過黑水溝的傳說，每個人的臉色都很凝重，有些人喃喃地禱唸著媽祖娘娘。我國沿海各地無不崇奉天妃，但以閩南地區最為虔敬，有關媽祖的傳說也最多，這和閩南人善於行舟有關，也和較多前往外洋發展有關。

「媽祖婆啊！請您保佑，只要保佑我平安到台灣，以後賺了錢，我就給您添金妝、起大廟。……」

起初只是少數人低聲禱唸，後來變成眾口一致地大聲禱唸，聲浪穿過艙口，連正在甲板上忙碌的船家都聽到了。

這時海水已由澄藍變成黑藍色，還帶點渾濁。原本平靜的海面，似乎變成一條大河，漫無涯際地向北流去。<sup>1</sup>船老大的老婆提著一籃子冥紙，不住地往海裡撒紙錢，一面撒，一面高聲誦唸著媽祖的聖號，祈求天妃施展神力，讓海底龍神不致心生惡念。

船老大望著風向和海面的動靜，全神貫注地把著舵。幾名水手迅速將副桅眠倒，收起篷帆，使船隻容易調度。船老大的兩個兒子隨時拉動主桅的繩索，調整著風帆。水手們放下巨大的船櫓，用力抵抗著潮湧，努力使船不要打橫。

從福建到澎湖，只能利用橫風（西南季風或東北季風），到了黑水溝，強勁的洋流自南而北，和船行的方向正好相反，如果調整不當，當船航行的力量抵不住洋流的力量，船身就可能被沖得打橫，弄不好就會翻船。

在喃喃禱唸聲中，那艘雙桅帆船安然度過西黑水溝。船老大來到艙口，伸頭對大家說：「沒事了！可以到甲板上來了！」

這時太陽已經升高，甲板上的副桅又豎起來，海面風平浪靜，船婆煮的飯剛下鍋不久。大夥在甲板上擺起龍門陣來，正東拉西扯著，船家指著前頭高聲說：「看到澎湖了！」順著他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見海天相連處，出現一道黑線。漸漸地，陸地變近、變寬，到了過午時分，已駛進媽祖澳（今馬公）了。

這時（順治六年，永曆三年）東南沿海有幾十支抗清勢力，福建一帶幾乎都是鄭芝龍的舊部。順治三年，鄭芝龍降清，在群龍無首的狀況下，他的部將各立山頭，其中以金門的鄭鴻逵（鄭成功四叔）、廈門的鄭彩（鄭成功族兄）力量較大。這時鄭芝龍的大少爺鄭成功據有鼓浪嶼，已開始嶄露頭角。

在這些抗清勢力的阻擋下，清兵進不了台灣海峽，澎湖成爲「三不管」地區。當雙桅帆船進入媽祖澳，在距離海岸一箭之遙處下錨，岸邊是一片沙灘，靠得太近就會擱淺。這時一艘舢舨從岸上划過來，船老大認出是澎湖的巡檢，趕緊和他打招呼。舢舨靠近大船，巡檢帶著幾名吏卒登船盤查，他們都沒薙髮，和船上的人形成強烈對比。

巡檢不到四十，身穿明朝官服，長得又高又壯，頗有點威儀。他一上船，船老大立刻奉上一錠銀子、一封武夷茶、一匹杭綢，連說：「不成敬意，不成敬意。」

巡檢大刺刺地收下，掂掂銀子，乾笑幾聲，對船老大說：「你走這趟船，可以賺進多少銀子？」

---

<sup>1</sup> 所謂黑水溝，就是黑潮，也就是自南而北的西太平洋洋流。黑潮攜帶著大量浮游生物，海水的透明度減低，顏色看起來特別深，這就是黑潮或黑水溝一名的由來。黑潮流到台灣南端，被分割成兩支，沿著台灣東、西海岸北上。流經西海岸（台灣海峽）的一支，又被澎湖分割成兩支，一支在澎湖以西，稱爲西黑水溝；一支在澎湖以東，稱爲東黑水溝，東黑水溝最爲凶險。台灣海峽水淺，從大洋流過來的黑潮，到了台灣海峽被地形抬高，形成強勁的潮湧。萬大明搭的這艘船正要橫過西黑水溝。

船老大沒正面回答，只是一臉委屈地說：「出海時又要繳稅又要打點，到了台灣，要給紅毛仔送禮、交稅，您說我還能賺多少？要是碰上海盜，那可是連命都得賠上去啊！」

「得了，得了，你從這些莊稼人身上當然賺不了什麼！誰不知道你們主要靠賣瓷器、茶葉和絲綢給紅毛仔，到了台灣又買砂糖、鹿皮和南洋的胡椒回去賣，我說得沒錯吧？」

船老大又是委屈地說：「您是知道的，我們照例要給鄭家的海路五商交牌餉，那可不是一筆小數目啊！」

鄭芝龍創設「山路五商」和「海路五商」，由鄭泰（鄭成功遠房堂兄）負責，掌控沿海對外貿易。山路五商總部設在杭州，設「金木水火土」五行，負責採辦瓷器和絲織品等中國特產；海路五商總部設在廈門，設「仁義禮智信」五號，負責貨物出入，並擁有龐大船隊，經營北至日本、南至南洋的海上貿易。鄭芝龍降清後，五商十行仍在運作，成為鄭成功軍費的主要來源。

巡檢看看桅桿：「以你這艘船的大小，牌餉大概是八百兩吧？」

船老大點點頭：「大人說對了，是八百兩。」

「我看，你跑一趟就可以賺回來。」

「哪有那麼好賺啊！」

巡檢沒再接話，他把銀子和茶葉、綢緞交給手下收好，例行性地在船上巡視了一下，臨走，指指那些襤褸漢子對船老大說：

「他們既然要到台灣，乾脆讓他們把頭髮留起來，何必拖著一條豬尾巴當胡仔？」閩南語胡仔和芋仔同音，後來人們訛為芋仔，已不知其本義了。

船老大謹慎地回答：「這要看他們自己了，我不便說什麼。」

巡檢的目光不期然地停在萬大明身上，打量片刻，指著他說：「你叫什麼名子？哪裡人？」

萬大明一開口，巡檢立刻聽出他的漳州詔安口音。「彰州詔安人！」巡檢走向前：「看你這身穿著，不像是到台灣打工的，我說的沒錯吧？」

「不瞞您說，小的是到台灣探望郭懷一郭大爺。」

「那麼，你是國姓爺的人嘍？郭懷一是鄭芝龍的舊部，不可能不和國姓爺往來。」巡檢的語氣一下子熱絡起來。

「不是。」萬大明回道：「小的要是國姓爺的人，就不會拖著辮子了。」

「那可不一定。」巡檢笑著說：「國姓爺的人也有不少薙髮的，我就看過，他派到韃子地區辦事的人都是薙髮的。」<sup>2</sup>

「小的真的不是。」

「好了，兄弟，到了台灣，請替我向郭大爺問候一聲。」巡檢喜歡結交，他見萬大明氣宇軒昂，不是一般莊稼人，就改口叫他兄弟，又對他說：

<sup>2</sup> 當時自中國出海的貿易船，大多來自鄭家勢力範圍，甚至為鄭家所有。見中村孝志校注《巴達維亞城日記》緒論。鄭家船隊前往清領地區，船員則薙髮，楊蘇之嘗撰〈朝鮮李朝實錄中的漂漢與唐船事件〉，所謂漂漢、唐船，指鄭家的人與船，船上有人蓄髮，有人薙髮。

「上了岸，就到署裡坐坐吧。澎湖風沙大，沒什麼出產，我那兒有一罈花雕，是跑船的送的，就來喝一杯吧！」

「小弟恭敬不如從命。」萬大明久走江湖，當然懂得拿捏進退。

巡檢拍拍萬大明的肩膀，說聲「兄弟，我等你啊！」就帶著幾個吏卒離開了。

巡檢剛下船、坐上舢舨，船老大就小聲對萬大明說：「這小子自封巡檢，一向趾高氣揚，沒想到會和你稱兄道弟！可見你來頭不小，彰州仔，你真的是國姓爺的人嗎？」

「不是。」萬大明頭也不回地收拾行李去了。

□ □

雙桅帆船只在媽祖澳停靠一天，第二天（四月初十，陽曆五月二十日）下午就要離開。船家放下舢舨，船老大帶著兩個兒子和萬大明上岸，他把萬大明送到巡檢衙署，和兩個兒子到媽祖廟進香，祈求天妃娘娘保佑，順便到附近的水井汲取些淡水。海上行船，只要靠岸，不論船上缺不缺水，都會補充些淡水，這是討海人（閩南語）的習慣。

媽祖澳是個小漁港，只有媽祖廟附近有些低矮的房子，看不到什麼樹木，景況甚是荒涼。巡檢衙署建在海邊，比一般民房大不了多少。巡檢早已吩咐手下準備菜餚，萬大明帶來一瓷罈冬菜，在缺少蔬菜的澎湖，這可是珍饈美味。

巡檢招呼萬大明落座，他的幾名親信作陪，幾杯下肚，話匣子就打開了。

巡檢敬萬大明一大杯，說：「不瞞老弟，我這個巡檢不是朝廷任命的。甲申之變（崇禎十七年，歲次甲申，明亡），先帝自縊，東南一帶到處興起義軍，澎湖人少，沒力量組織義軍，大家就推我出來，聯絡沿海的義軍自保。我既然擔起這個擔子，總得有個頭銜，澎湖曾設立巡檢司，咱們就把它恢復吧！我把舊衙署整修一下，就當上了巡檢。」

「大哥不要這麼說，」萬大明端起酒杯喝了一口：「在這亂世，朝廷任命的又怎樣？清兵南下，有幾個朝廷命官不開城門投降？如今永曆皇帝還不是封了一大堆爵位，除了國姓爺，我看不出他們有什麼作為。大哥聯絡東南義軍，擋住韃子和紅毛，使澎湖維持大明衣冠，單就這一點，就讓小弟好生佩服。」

「老弟，五年來總算遇到你這個知音！我一看到你，就想結交你這個朋友，我算是沒有看錯。老實告訴大哥，你是不是國姓爺的人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「我信得過。那麼你該是詔安萬門的人嘍？」巡檢想套他的話。

萬大明哈哈大笑：「我是真的姓萬，世居詔安城裡，他們共同以萬為姓，在山區九甲地方聚義，大哥您誤會了。」

明亡前後，詔安九甲豪強張要，與一千兄弟聚義，大家都改姓萬，成立萬門，成為漳州地區的一大勢力。<sup>3</sup>萬門的做法，在江湖上獨樹一幟，日後成為反清組

<sup>3</sup> 《台灣外紀》卷三：「五月（順治七年），詔安九甲萬禮從施郎（琅）招，領眾數千來歸。（原註：禮即張要，漳之平和小溪人。崇禎間鄉紳肆虐，百姓苦之；眾謀結同心，以萬為姓，推要為

織天地會的張本。

萬大明口風很緊，巡檢繼續套他：「說得是。那麼你去找郭懷一，是爲的什麼？」

萬大明一抱拳：「到時候大哥就知道了……」

巡檢知道萬大明不肯多說，就打個哈哈：「喝酒！喝酒！」說著自己乾了一杯。

這時一個瘦弱的中年漢子端上來一盤炒蛤蜊，他的目光和萬大明一接觸，隨即低下頭來，倒退了幾步，轉身走出房間。

「這人是誰？」萬大明問巡檢。

「廚房裡打雜的。」

「打雜的？」萬大明語帶詫異。

「那小子姓周，泉州南安人，」巡檢的一位親信說：「大約三年前吧？對了，就是鄭芝龍降清那年，他流亡到澎湖，說他曾經在鄭芝龍家當雜役，巡檢大人看他可憐，就收留了他，讓他在廚房打雜……」

「如果我沒看錯的話，」萬大明打斷那人的話：「他應該有一身好功夫。」

巡檢的親信哈哈大笑：「哪有可能！廚子天天罵他，沒見他回過嘴。他要是真有功夫，怎會老實的像綿羊？」

巡檢也說：「不瞞你老弟，我是個武生，他有沒有功夫，我不會看不出來。」

「也許我看錯了，」萬大明怕失他面子，把話岔開：「大哥原來是武秀才，小弟失敬了。」

「我本來要到省城參加秋試，後來天下大亂，就考不成了。人說這功名是『一命、二運、三陰德、四功夫』，看來一點也不假。」

一名親信立即逢迎：「要不是天下大亂，以大人的本事，不要說武舉人，就是武進士還不是手到擒來！」

「命啊！」巡檢嘆口氣：「年輕時一心想幹一番事業，沒想到如今只能窩在澎湖！」

正說著，那位廚房雜役低著頭進來，雙手端上一盤炒魷魚，他剛要離開，那位逢迎拍馬的親信把他叫住：

「周仔！這位萬爺說你會功夫，會還是不會？你自己說吧！」

「小的哪會。」他回答時仍然低著頭。

「我來試試！」那位親信一把抓住周姓雜役的上臂，只見他像綿羊一般，沒有任何下意識的反應，就被抓個正著。

那位巡檢親信把周姓雜役拉到近前，對萬大明說：「你看！我一抓，肉和骨頭就分家了，肉這麼鬆，哪會有什麼武功？」

萬大明一直注視著周姓雜役，聽巡檢親信這麼一說，知道自己沒看走眼。內家功夫講求一個「鬆」字，周姓雜役已鬆到骨肉分離的程度，足見內功修爲已達

---

首。時率眾統踞二都，五月來降。)作者按：「都」，鄉以下行政單位。萬禮投鄭成功，初爲營將，當時一個營編滿五百人，萬禮實領約三百人。所謂「領眾數千來歸」，應包括眷屬及百姓。

爐火純青的地步，沒想到在這偏遠的澎湖，竟然遇到如此高人，不免感慨萬千。

周姓雜役年約四十，身材中等，臉色枯黃，鬚髮微微卷曲，萬大明陡然想起一個人，隨即請那位巡檢親信鬆手，拱手對周姓雜役說：

「這位大哥，我向您打聽一個人，鄭芝龍的四大護院之一，病尉遲周道存您可認識？」

鄭芝龍安海大宅的護院何止百人，但武功最高的有四人，病尉遲週道存就是其中之一。

周姓雜役神色略顯激動，但隨即恢復平靜，不注意的話不會察覺，他低著頭囁嚅地回答：「回這位大爺，小的在鄭府當雜役，地位低下，哪認識什麼護院？」

萬大明長嘆一聲：「國破家亡，英雄豪傑隱的隱，藏的藏，如果都能像國姓爺一樣挺身而出，大明江山就恢復有望了。」

周姓雜役再次略顯激動，但表面不容易看出來，他低著頭收拾一下桌上的茶屑，然後轉身退出。

「老弟，你懷疑周仔是鄭芝龍的護院？」巡檢武生出身，不是江湖中人，並沒聽過病尉遲的名號。

「不是，當然不是。」萬大明知道隱逸之士別有懷抱，不願讓人識破，故意說：「我想起鄭芝龍降清以後，他手下的能人異士都不知哪裡去了，一時有感而發，才那麼說的。」

「是啊！」巡檢也說：「鄭芝龍統領一、二十萬大軍，竟然不戰而降，他當年縱橫海上的霸氣哪裡去了？」

「這是咱們大明的氣數。」萬大明說：「鄭芝龍爲了保住家業，不惜投降，結果什麼都沒保住，清兵到了安平，夫人田川氏自縊。不過，要是他不投降，國姓爺的母親翁氏(田川氏)不自盡，國姓爺就不會起兵抗清。古人說『禍福相倚』，是禍是福一時還很難說。」

□ □

萬大明回到船上已近掌燈時分，海面泛起熒熒火光<sup>4</sup>，大家正觀望著，船老大往海裡撒些冥紙，對大家說：「你們有沒有聽過一句話：『唐山過台灣，未過死二三？』」

大家不約而同的點頭，這句俗諺閩南一帶人人耳熟能詳。船老大繼續說：「從唐山到台灣，還沒到澎湖，就有許多船在西黑水溝翻了，這些鬼火就是淹死的冤魂變的啊！」

船老大說得很認真，把那些褻褻漢子嚇得默不作聲。隨著天色變暗，海上的

---

<sup>4</sup> 康熙三十六年郁永河到台灣採硫黃，著《裨海紀遊》。該書卷上，船泊澎湖時，郁氏寫道：「少間，黑雲四布，星光盡掩。憶余友言君右陶言：『海上夜黑，不見一物，則擊水以視。』一擊而水光飛濺，如明珠十斛，傾撒水面，晶光熒熒，良久始滅，亦奇觀矣！」這是一種單細胞藻類引起的，經風浪等攪動就會發光。

鬼火愈來愈亮，特別是浪濤拍打船身時，激起的鬼火格外明亮。船老大又撒些冥紙，說：「冤魂看到船，就想起翻船的事，真淒慘啊！」

船老大的話讓大家心裡發毛，一個個躲進艙裡，萬大明最後一個進艙，他不是多愁善感之人，也不免為淹死的冤魂難過。那些檻樓漢子都在談論黑水溝的凶險，萬大明的思維卻回到日間的所見所聞，他幾乎已可確定，那位周姓雜役就是鄭芝龍的四大護院之一——病尉遲周道存。哀莫大於心死，國家亡了，許多人的心也死了，像周道存這等高手，竟然隱匿在澎湖當雜役，不能不讓人傷痛。

一夜無話，第二天（四月十一日，陽曆五月二十一日）一早，萬大明正在甲板上散步，船老大走過來對他說：「兄弟，有人找你。」

萬大明一回頭，只見周姓雜役（周道存）就跟在船老大的後頭。

「是您！」等船老大走遠，萬大明深深一揖：「前輩，沒想到您會來找我。」

「快不要這麼說，」周道存連忙回禮：「我托個大，你就叫我大哥好了。我隱身海島，不想以真面目見人，既然被你認出來，再不承認就做作了。」

「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。」萬大明直說：「大哥，貨要賣給識貨的，憑大哥的身手，怎麼給那夥俗人當雜役？」

周道存深深嘆口氣：「老爺被賺往北京，我們不能救他，已無顏見人，如果再成為韃子的臣民，豈不是辱上加辱！不得已，只好逃到澎湖，苟且偷生。在這裡，好壞不說，起碼可以不用薙髮。」

「大哥，我不這麼想。」萬大明摸摸自己的辮子：「要是我不薙髮，怎能從彰州到泉州？怎能搭船到台灣？俗語說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，大哥請您好好思量小弟的話。」

「我知道你的意思。」周道存說：「當你在席上說『國破家亡，英雄豪傑隱的隱，藏的藏，如果都能像國姓爺一樣挺身而出，大明江山就恢復有望了。』我就聽出你是在責備我。」

「小弟不明白，如今福建一帶的抗清義軍，幾乎都是你們老爺的舊部，大哥怎麼不去投奔他們？」

「我不是沒有想過。去投效他們，我能做什麼？當親隨嘛，我的長相不夠威儀，人家不會用我。打仗嘛，戰場上長槍大戟，講求集體行動，我這身業藝根本派不上用場，真打起來恐怕還不如一名小卒。我自知使不上力，又有一股倔脾氣，不願在施琅之類的小人手底下做事，只好不作此想了。」

當時義軍中窩藏著太多投機份子，施琅只是個較顯著的例子罷了。國破家亡，有幾個人死心踏地的反清覆明？大多還不是為了保全實力，或圖謀在亂世中混水摸魚！仁人志士大多尋求自我放逐，甲申之變以來，萬大明遇到過不少類似周道存的傷心人，各有各的傷心史。以周道存來說，他是鄭芝龍的四大護院之一，在江湖上赫赫有名，但江湖業藝和戰場上的武藝不是一回事，他不願投效義軍，又不願在滿清的土地上當護院，或是到鏢局當保鏢，只好逃到海外隱姓埋名了。

「兄弟，」周道存反問萬大明：「你氣宇軒昂，絕非池中之物，聽說你要到台灣見郭懷一，能告訴大哥是什麼事嗎？」



「現在還不能說。」萬大明眼睛一亮：「大哥，您只要到台灣，我就告訴你。」

「兄弟！」周道存笑笑：「聽說詔安萬門的老么萬九，英俊瀟灑，看來你的真實身份也要我到台灣後才肯說吧？」

萬大明顧左右而言他：「此事和光復大業有關，大哥您就自己決定吧！」

周道存拍拍萬大明的肩膀：「兄弟，你不但人才出眾，口才也令人折服！好吧，到了台灣代我問候一下郭懷一，當年他離開老爺的時候，我們都不以為然，現在看看，他倒有先見之明。」

萬大明沒接話，周道存繼續說：「老爺帶著五百名親兵降清，我們這些護院、護衛立刻成爲喪家之犬，我周道存能夠不成爲韃子的臣民已是萬幸了。」說著長嘆一聲：「兄弟，保重啦。」他頭也不回地離開大船，划著舢舨回岸上去了。